



佩尔蒂尼公民

——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

〔意〕拉法埃洛·乌博尔迪著



佩尔蒂尼公民

——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

〔意〕拉法埃洛·乌博尔迪著

杨华新 译

潘 仲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Il cittadino
SANDRO PERTINI
Storia del Presidente di tutti gli italiani

Raffaello Uboldi
Rizzoli Editore, MILANO, 1982

据米兰里佐利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佩尔蒂尼公民
——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

(意) 拉法埃洛·乌博尔迪著

杨 华 新 译

潘 仲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插页4张 153,000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统一书号：3203.066 定价：1.20元



1980年9月20日，佩尔蒂尼总统游览长城。



1930年11月1日，意大利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预选赛中以二比〇战胜丹麦队后，佩尔蒂尼同意大利队教练贝亚尔佐特比赛烟斗。



1983年9月25日是佩尔蒂尼八十七寿辰，当他早晨走出住所时受到群众的热情祝贺。



佩尔蒂尼在新学年开始前夕接见小学生。

译者的话

意大利现任总统山德罗·佩尔蒂尼是反法西斯老战士，社会党元老，在国内外颇具影响，是意大利和西方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经历颇具特色，早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曾经六次受审，两次越狱，出狱后积极组织武装斗争，为推翻法西斯的黑暗统治和建立共和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一九七八年出任总统以来，他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多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美、亚、非几十个国家。在国内，尽管意大利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利有限，他仍然四处奔波，事必躬亲，被意大利报刊称为“干预主义总统”。因此，阅读佩尔蒂尼的传记，对了解意大利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反法西斯斗争和社会党的历史，以及意大利战后的政治变迁不无裨益。

佩尔蒂尼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九八〇年他来中国访问，对加强中意两国关系一直持积极态度。

作者拉法埃洛·乌博尔迪，社会党人，一九二六年生于米兰，大学文学系毕业。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社会党《前进报》记者、国际部主任和《日报》驻莫斯科和驻伦敦记者。现在

是社会党的安德克罗诺斯通讯社社长。他的作品曾多次获文学奖和新闻奖。

作者同佩尔蒂尼总统交往甚密。他收集了大量材料，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未公布的谈话，采用直接引语的方法写成这本传记，力图使本书成为佩尔蒂尼的“自述”。这也是迄今唯一一部全面介绍佩尔蒂尼总统的传记。佩尔蒂尼本人认为本书“写得好，写得客观”。

1984年7月

序 言

本书的主要功绩归于山德罗·佩尔蒂尼，因为他谈了很多自己的为人和生活，至少为此出版了一本书，发表过文章和讲话。笔者认为，凡有可能，应尽量引用佩尔蒂尼本人的原话，所以本书中大量使用了引号，以便使之成为佩尔蒂尼的自述。“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本书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尽管佩尔蒂尼自己谈自己时可能没有完全表达出他所独有的丰富人性和主导思想的威力。为此希望读者予以谅解。笔者还得感谢佩尔蒂尼在本书问世后接受敝同行卡尔洛·巴雷塞的采访时就本书所作的如下评价：“书写得很好，写得客观，没有奉承阿谀之词。它取材于我的讲话，取材于所有的旁证，因此我觉得书写得客观，写得很好。”

至于法西斯统治出现前后的历史状况，也就是佩尔蒂尼从事活动的时代背景，笔者主要参考了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和乔万尼·米拉合写的《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历史》一书（1956年由都灵的埃瑞迪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参考了伦佐·德·费利切论述意大利法西斯及其“领袖”墨索里尼的著作中包含的丰富史料

(1965年以后由都灵的埃瑞迪出版社出版)，还查阅了原始资料，如彼埃特罗·南尼所著的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党人状况的文章。

显然，佩尔蒂尼本人的著作《六次判刑，两次越狱》(1970年由米兰的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也应当作为基本材料，这是直接了解佩尔蒂尼这个人物的重要资料。他的这部著作是由朱塞佩·萨拉加特作序，维科·法吉对文件进行了整理和选择。本书第三章至第九章的如下内容录自佩尔蒂尼的这部著作：警察当局和司法机构关于1925年他在萨沃纳的第一次被捕、审讯和判刑的官方文件，佩尔蒂尼关于同图拉蒂一起流亡国外的自述，给母亲和未婚妻的信件，决定离开法国而给图拉蒂的信件，尼斯审判的文件；还有其它所有的官方文件；在意大利的被捕，特别法庭的判刑，押往圣斯特凡诺和图里服刑，在皮亚诺萨肺结核医院监狱的生活，流放蓬扎、特雷米蒂和文托泰内，1943年7月的释放，1943年10月的被捕和死刑判决，辗转北方，继续抵抗；还有陶里亚蒂就佩尔蒂尼身体状况给图拉蒂的信件，韦拉·莫迪利亚尼对流亡法国的佩尔蒂尼的评价，阿尔贝托·亚科梅蒂对流放在文托泰内的佩尔蒂尼的评价，以及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富有人性的记载：佩尔蒂尼本人对昏迷于圣斯特凡诺囚室这一阶段的回忆，在萨沃纳狱中同母亲的会面，在被占领的罗马科埃利皇后监狱同利昂纳·金兹伯格和莫罗西尼的会见。

关于任众议院议长时的佩尔蒂尼以及导致他进入总统府——奎里纳尔宫的复杂策略，已经出版的最好一本书无疑是塞尔焦·米拉尼的《佩尔蒂尼同志》(1978年由罗马的拿破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作者是位记者，对政治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在佩尔蒂尼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几天后立即描绘出“私人生活”

的佩尔蒂尼的形象及其爱好和幽默。

安东尼奥·吉雷利回忆了他作为总统府新闻处处长在佩尔蒂尼身边度过的两年。这些回忆归纳在《亲爱的总统》一书中（1981年由米兰的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从该书中摘录了佩尔蒂尼本人以第三人称向吉雷利讲述的有关远洋轮船长，后来成为雕塑师的哥哥路易吉的情况，在佛罗伦萨他这位哥哥画室中的一段经历，特别是参加解放佛罗伦萨的活动（见第九章）。

其余部分以采访记、讲话和报刊文章为依据。

对编纂本书特别重要的是恩佐·比亚吉为《蒙德电讯》（Telemond）撰写，并由《时代》周刊转载的佩尔蒂尼采访记（发表于1981年3月21日第一五八九期）。说得更确切些，这篇采访记是旧友之间的倾心交谈。它被引证在本书的以下各章中：第一章（母亲的宗教信仰，斯泰拉的家产，在瓦拉泽寄宿学校的生活，没收埃什的发报机，与巴拉托诺的关系，佩尔蒂尼对战争的态度），第二章（戎马生涯，对图拉蒂和特雷韦斯的评价，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系），第三章（知识分子阶层与法西斯的关系，寄居罗塞利家以及与图拉蒂一起潜逃），第四章（在巴黎和尼斯的艰苦劳动），第五章（在比萨的被捕），第六章（在特别法庭上高呼口号，在狱中的斗争），第七章（回忆图里时期的葛兰西，他同共产党的决裂和同佩尔蒂尼结成的友谊），第九章（拉马尔法和阿门多拉的逝世，南尼临终前的一封信，同索尼奥一起遭到的不幸，佛罗伦萨之行，在米兰解放的日子里同舒斯特尔的接触），第十章（佩尔蒂尼同党内官僚机构的关系，分析共和国的弊病）和第十一章（选举时佩尔蒂尼的反应，公民与现政权的关系，坎帕尼亚和巴西利卡塔两地区发生地震后的盛怒）。

在接受恩佐·比亚吉采访前，佩尔蒂尼在任总统后的普利亚

之行的谈话中就提起过图里时的葛兰西。辑录在本书（见第六章）中的这些谈话是从《共和国报》记者保罗·古赞蒂和《团结报》记者安东尼奥·卡普拉里卡的通讯报道中（1980年3月5日）引用来的。最后，佩尔蒂尼与本传记作者的一次交谈中对这些回忆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大量的材料还摘自本书作者为《时代》周刊（1977年3月2日的第一三七八期、1977年6月22日的第一三九四期和1978年7月19日的第一四五〇期）和为《优雅》杂志（1981年1月11日的第二〇八一期）所写的佩尔蒂尼采访记，此外，还取自总统进入奎里纳尔宫三周年之际与笔者的一次交谈（第十二章谈及此事）。在这次长时间的、坦率而十分热烈的会见中，佩尔蒂尼进一步澄清了那些回忆，发表了评论，并对过去和现在的一些重大论题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笔者特别感激佩尔蒂尼总统给予老朋友的这种待遇。1982年1月初进行的两次交谈作了增补和修改，其中有些是佩尔蒂尼在本书初稿上亲自写下的。这些增补和修改连同佩尔蒂尼1981年7月至1982年1月的总统生活中的突出事件（莱奥·瓦利亚尼的一些说明，特别是有关4月25日起义和佩尔蒂尼对意大利人民阵线的态度除外）都在再版时作了调整。这些采访记和会见都被采纳于如下各章：第一章（利古里亚人注重行动的嗜好，众议院的德·基里科事件，回忆青年时代的弟弟欧金尼奥和斯泰拉家产的变迁，佩尔蒂尼性格的倜傥不羁，同西班牙索菲娅王后的会晤，加入社会党，青年与工人阶级的关系，1915年——1918年战争的起因），第二章（对胜利的失望，兄长皮波加入武装行动队以及家庭冲突），第三章（1922年10月28日的事件和国王决定不签署戒严令，阿文蒂诺联盟成员的过错以及乔万尼·阿门多拉对国王所抱的幻想），第四章（在法国的生活），第

第六章（在特别法庭上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墨索里尼的亲自干与导致佩尔蒂尼去圣斯特凡诺服无期徒刑），第七章（陶里亚蒂与葛兰西的区别，葛兰西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母亲申请赦罪事件以及儿子要求同她决裂），第九章参加圣保罗门的战斗，德国人进入罗马，反对萨勒诺转折的原因，从科埃利皇后监狱越狱的困难以及回忆南尼的态度，被占领的罗马，召回罗马，母亲去世，在总主教府同墨索里尼的会见，欧金尼奥参加抵抗运动和他的牺牲），第十章（妻子卡尔拉拒不见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萨伏依王朝翁贝尔托事件，就马克思和列宁两人展开的论战，裁军、和平、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评价密特朗的胜利，巴尔贝里尼官的分裂，恐怖主义，青年以及他们的错误，吸毒，超级薪金事件），第十一章（意大利人给佩尔蒂尼的信件，评价施密特），第十二章（评价吉斯卡尔·德斯坦，评价意大利人，国家的未来，佩尔蒂尼希望被人怀念的方式）。

就巴尔贝里尼官分裂时的佩尔蒂尼所作的一系列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摘自上面已经提及的米拉尼一书。其余的回忆和评价材料取自山德罗·佩尔蒂尼同《共和国报》记者亚历山德罗·科恩的谈话（1979年8月7日），同《晚邮报》记者阿尔贝托·卡瓦拉里的谈话（1979年3月13日），同为《工人世界》杂志采访的马西莫·卡普拉拉的谈话（1980年11月第十一期），同《今天》杂志记者弗朗切斯科·帕拉迪诺的谈话（1981年10月7日第四十期），同《晚邮报》记者阿尔贝托·贝维拉夸和《前进报》记者阿尔多·基亚莱的交谈（1978年7月9日）和佩尔蒂尼本人应《安娜贝拉》周刊女社长卢恰娜·奥米奇尼的约请而撰写的一篇文章（1981年5月8日第十八期）。还有很多材料摘自新年文告，佩尔蒂尼在意大利和国外的演说和即席讲话，同年轻人的交

谈和记载有佩尔蒂尼这几年总统生活的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文件。在此愿向收集这些材料，并确实地提供了种种可贵帮助的总统府秘书长安东尼奥·马卡尼科以及迪亚娜·鲁吉、米凯兰杰洛·雅各布奇（共和国总统府新闻处处长）、阿尔贝托·布鲁诺和马尔切洛·皮基致以谢意。

还要感谢保罗·阿拉特里，在他的帮助下调查到当时各民主党派参加1915年——1918年战争的原因，感谢奥诺弗里奥·皮罗塔提供了1921年分裂后意大利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情况。

最后还要感谢以下诸君：帮助选择了佩尔蒂尼流亡法国时期的有关材料，并用通俗的语言译成意大利文的马丁·奥·贝尔哈迪，一直关注着本书编纂工作的埃德蒙多·阿罗尔迪，促成笔者向佩尔蒂尼进行一系列有益于本传记的采访的维托里奥·布塔法瓦、安德烈伊纳·万尼、卡尔拉·万尼和恩里科·本索，以不同方式鼓励笔者完成此书的西尔维奥·贝尔托尔迪、恩佐·比亚吉、朱塞佩·马拉、马里奥·伦多、路易吉和欧金尼奥·伦多以及帮助校阅手稿的诺拉·维拉。

拉·乌博尔迪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当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1
第二章	“我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20
第三章	同图拉蒂一起流亡	39
第四章	出租汽车清洁工和泥瓦匠	58
第五章	重返意大利	75
第六章	高呼口号 身陷苦牢	92
第七章	同葛兰西一起在图里监狱	109
第八章	“不可救药的人”	125
第九章	判处死刑	141
第十章	现在让他干什么？	161
第十一章	国家第一职员	181
第十二章	从总统府凉台上眺望	199

第 一 章

当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佩尔蒂尼一家住在萨沃纳省斯泰拉镇。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长春藤，大门口悬挂着一盏盒状的照明灯。显然，过去是盏汽灯。呈四方形的住房坚实牢固，窗户宽敞，屋顶四周安着檐槽。这种两层楼的房子是那些深深扎根于土地和庄园，但对城市也不乏兴趣的地产资产阶级的典型住宅。从萨沃纳内陆这一村镇的许多屋顶上，譬如从市政府大楼上，人们可以凭栏欣赏山谷的壮丽景色。今天的市政府已不在原来的地方。这里空气沁人心脾，冬天当村镇和周围的山谷被大雪覆盖的时候尤其如此。这里的居民相对稳定。上世纪末，当佩尔蒂尼1896年9月25日出生时，有一千五百人，今天有二千人。

这是个典型的利古里亚村镇，是利古里亚大区这块狭长地带的产物。这个大区界于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两个大区和大海之间，一端伸向法国，另一端同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大理石矿著称的托斯卡纳大区的马萨—卡腊拉省接壤。这是诗人蒙塔莱* 的故土，是他

* 蒙塔莱（1896—1981），意大利诗人，出身于热那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